

评论

夏林清

一、「女性教师与教育改革」——一个抽离的认识历程

张如慧做为一个高中辅导老师，是一位在 80 年代台湾大学校园成长的年轻女老师，80 年代校园中性别意识的冲击对她到了高中教育环境中的思索是有清晰影响的。当张如慧这样一位对性别经验有觉醒意识的年轻女性选择做一位高中教师时，她便进入了台湾教育环境中复杂、纠结的一个学校体制中工作，而这一个「工作」的角色位置是和一名大学女学生或研究生的社会角色是很不相同的。「教师」无可避免地得承担与发挥维持既存教育体制运作的功能（即便自己不苟同体制所规约出来的这一种功能性角色），然而「教师」对教育的改造力量，也唯有在当教师确认与洞悉这一种结构性处境所蕴含着的矛盾张力，并「活」在其中，奋力争斗地耕耘出一条能彰显出教师与学生互为主体之教育实践的通道时，「教改运动」才是扎根于教师身上的！我是由这样一个体认来理解张如慧这篇文章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张如慧书写完成这篇论文的行动本身反映了她的一个认识历程——「做为一个年轻女教师，她是站在一个怎样的认识点上，去推进这一个『认识女教师』与『教育改革』之间的『联系关系』的历程」；而这一个认识历程回过头来又对自己作一个「女教师」的「经验与意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形塑回馈作用。面对一位年轻女教师认真的思索与追寻历程，我分两部份回应：

如前所言，张如慧书写此论文的行动也就是她如何发现「女教师」与所谓的「教改」间的「联系」的一个认识历程。首先要肯定一位年轻女教师这样的企图与认真的思索，然而在本文的前两节中却看到了作者对台湾「教改」现象的含混认识，与对教育环境与学校体制中女性教师「参与」的简化设定。

张文的第一节中即已将改革者与实践者对立起来，而这一个对立同时隐含地预设了男性教师（改革者）与女性教师（实践者）的对立。这样的一个提问的预设框架有什么问题呢？

当我们把教改和女教师这两个大类拿起来的时候，有个问号是：到底什么叫做教改？台湾这几年朗朗上口的教改到底是怎样的一组现象？我想台湾目前所讲的教改大概是教改会的教改、专家学者及教育部长的教改。面对这样性质，我们难道不需要对台湾当前的「教改现象」先考察一下、分辨一下，再论「教改现象」与「女教师」间的「关系」吗？我们可以就这样轻率地将之等同于其他国家（欧美）的教改现象吗？如果不可以的话，引用国外所谓女教师与教改的研究发现来铺陈与支持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些？教师们跟教改到底是什么关系？「进入教改多半是男老师」是指那一些具体现象呢？张如慧在论文的前面把改革者对立于实践者，所谓的改革者可能比较是加入教改的男老师，这里得打个问号。

如果所谓的教改是指教师会的话，可能加入教师会的男老师是比女老师多。可是，教师会就是作者所指的教改吗？这里要先回来问的是，张文到底是指涉了什么样的一个范畴？

我为什么要这样询问呢？因为以我自己十多年来和中学、小学教师的协同工作经验来看，我根本不认为现阶段的媒体教改言论及官方的教改政策称得上是教改「运动」。我认为台湾要有教改的运动的话，除非等到台湾的中小学的基层老师变成能够为学生的学习权益开始发言的一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在台湾，中小学生们还远的很，不知要到那一天才成为教改的主体。）也就是说，等到哪一

天老师觉得自己是一个教改的参与主体时，教改才有运动可言。

台湾这一阵子的教改主体，我认为是专家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少数中产阶级的、比较能够用家长身份在社会发言的父母。我一定要这样讲，台湾已经有家长会联合会，但基本上我不认为那代表我们多数的家长。所以，张文在这里是以一个很快的、整体的、简化的框架，把性别的二分（男 vs 女）与改革和实践的二分，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联系。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方式看起来对张如慧一个这样的高中老师具有某种「女性意识」的动员作用，所以她进行了这篇研究，但是我觉得把这样的提问带到第二个阶段，透过一系列的论述所建构的一个让她自己找路的方法，却是有问题的。

（2）「女教师」实践主体不见了

张文第二页中明确陈述：

……因此，以下将以目前一些积极投入教育改革的女性学校教师为研究焦点，并从性别角色的观点，来检讨女教师在学校环境即改革中的不利地位，寻找有助女性教师参与改革的相关因素，以提供达成两性平等的另一种思考途径。

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作者选择了几位积极投入教改的女教师做为了解的对象，但她们的经验是被作者当成「检讨女性教师在学校环境即改革中的不利地位」的「材料」，以「寻找有助的因素达成两性平等的另一种思考」——而不是这几个女老师何以能够一步一步地运用她们仅有的资源，来转化不利的处境，并在逐步参与的行动中发展出她们的力量。（「寻找」「因素」要提供给「谁」？研究的发现主要是为谁？对谁有利？）我在括弧中的反问要指出的，是张文寻找答案（回答自己提问）的方式反而使她「看不见」「遇不到」女教师的主体性及其实践力量。让我更详细的用两点来说：

（1.）采取进步姿态或立场的知识工作者（研究者）建构了一个讨论批判「女教师」的位置，而处于这一个位置中的研究者对待

张文第七页的上端对学校女教师的进步性提出了一个二分的设定：

……而身为学校教职员多数的女性教师，究竟是如何地转化这套隐含性别歧视的不平等价值观，还是全无反省力的接受了男性霸权意识形态的宰制呢？

这个提问方式对一个想为女教师寻找力量与出路的工作者十分重要！为什么？因为从事批判论述的研究者很容易建构这样的问题，而顺着这种提问方式，自己很可能就轻易地站上一个批判反省或改革立场的位置。可是如果我现在接受一个这样提问的框架，我就进入了「女教师是转化还是接受了性别歧视不平等价值观」的二分思考，然而我上了这个位置的同时，我其实是不自觉地贬抑了另外一半「接受男性霸权意识宰制的女人们」，而所谓的这种女人就是全无反省力的。我要批评这是一种不当的二分，因为这会让一个站上批判思考位置的研究者（她同时自己也是一位女教师）在她的日常生活的领域里面碰到了女老师们，就产生某一种不自觉的分类隔离与贬抑，反而比较难去接近女老师。其实我所接触到的女老师们，没有一个人是全无反省力的，只是她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各种隐晦的抗拒与抵制（生存的防卫），为了她的生存而出现了一种半意识或有一点意识的包裹和包装。这是我对张如慧前面提问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批评。

（2.）「发现之旅」在「印证论述」的胡同中无法展开

我觉得张如慧是通过4位女老师的访问之后，其实才开始了她的发现之旅，因此她的论文到后面也比较进入一个发现历程。这4个案例带领她去看到一个女老师怎么样在她日常教学的生活世界有一个起点开始启动。可惜的是，对四位女教师的「了解」，不是采取一个探究她们如何成为或者拥有回来教育实践力量的「叙说发现」的方法，而是因素辨识的资料处理方法。

今天接受张如慧访问的「基层教师协会」的女教师们也有几位在现场，我在过去 11 年中和这个协会的主要发起成员一直有协同的工作关系，所以对「女教师主体性及其实践力量」这个主题感受特别深。接受张如慧访问的 2 位基层教师的女老师，她们其实通过了一个极其细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学习去辨识自己在这么复杂的一个扭曲和压制的教育体制中，做为「女人」和「教师」，对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是如何影响的。她们确实是通过对自己身上女性经验的辨识才确认与肯定自己的女性意识，并且在面对学校体制的束缚时一起练习行动；这是到她们开始成立「基层教师协会」之前所经过的一个过程。这个协会中，基层女教师为多，但是里面也有男教师。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若以「基层教育实践者」为角度来看时，被体制扭曲处于不利劣势的也有男教师。

当我们探讨教育体制中女教师的参与力量时，是否只选择单一的性别分化的视框？只援用性别角色分化的检讨观点是否反而使我们忽视了基层教育实践者（不论男女）所共享的、被体制薰习与宰制的机制？简化的性别分化所带来的，在脑袋上「女性集结」的昂扬感觉，与学校女教师要能由各种体制化作机制中伸出手脚所需要的实质的联结支持力量，恐怕是两码子事。

总结来说，做为一个高中的年轻女老师，张文的努力非常有价值，希望她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继续自己的发现之旅，寻找如何与学校中其他女教师发展联结，深入认识台湾女教师集体经验的新途径。

二、十年性研知多少？——联手搭起一道防堵疏导的堤防

至于第二篇，让我站在一个做为母亲的角色来发言。我看这篇论文的时候带给我了一些矛盾，我看完都能理解那十篇回顾性的香港论文，整个看完内容后，我给的题目是「联手搭起一道防堵疏导的堤防」。研究者的工作是在医院从事临床心理师及在性改革的协

会里面做一个研究员，作者选择一个研究员而非性教育实务工作者的角色来探究问题，基本上选择了一个稍微抽离、隔离一点的位置。在这样一个研究的位置上，青少年的主体与青少年的情欲是怎么被理解和对待的？

事实上，这篇论文对待青少年主体与情欲的立场是和学校教育与一般社会辅导机构一致的，也就是一种「疏导防堵」的教导策略。然而，面对活在声光电化的传媒与商品体系中的当代青少年，生产「疏导防堵」式教导策略的知识是无法回应青少年生活世界中的欲求与冲突的。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来自于我做一个「母亲」的深刻体会。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几个角色，目前对我而言，最难演的就是家长的角色，在学校家长会里面我碰到很多父母在台湾的现况中，很快的会选择一个联手起来扑灭青少年集体文化的位置。我昨天下午还在开家长会，家长会正在讨论一个议题：校园里面每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男学生就在学校从屋顶上放鞭炮抗议学校的行动，而家长会在讨论如何扑灭「幽灵炮火」。回到性的议题里头，我自己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她时常冲击和挑战我对当代青少年两性经验的不当评价。为什么我读完这篇论文觉得「又来防堵了」？虽然研究者最后强调的是「多变项楷模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家长配合学校的性教育」，而我却对当家长还没有对自己进行一种意识反省的过程时，任何对「家长」的召唤极可能招来的都是更强化原来既存逻辑的一种围堵。

我认为家长要进行自我反省成人学习是不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家长」的重责大任会使父母们为了小孩「安全与稳当的发展」，义无反顾的扑向一个稳固既存逻辑的路线上去。随手举一个小例子，我女儿前天问我两个问题。她问我的：妈，男生是不是一直会想做爱？第二个，男生禁欲四十天，不自慰，有可能吗？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她们在中学，男女生相处得很愉快，平时聊天的话题也十分自由多样，某位男生在社团涂鸦留言簿上写：「我是禁

欲男，我四十天都禁欲」，我女儿就认为四十天禁欲一定是连手淫、自慰都没有，所以就跑来问我。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许多我做母亲所看到这一代少男少女在性别关系（同性与异性）中的活动与经验，的确表达远超出我这一代的过去经验。

面对这一代少男少女在两性经验上比自己这一代的「自由丰富」，我认为暗示要改邪归正的教化与防堵式的管理策略，并不能有多大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些策略是视青少年情欲发展的身心动力为「危险」。如果进行青少年性教育的研究均仍以类似「减低色情传媒不良影响」与「家长学校一起配合推动有效性教育」为前提来思考，那么我们对当前青少年生活世界的实相绝对是不得其门而入的！

